

杨仿仿□著

食殇

——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

近几年来，危害民众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见报，从注水牛肉到强酸喷淋的毒荔枝，从苏丹红一号到福寿螺致病……涉及面之广、影响人数之多，使食品安全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关注。

吉林大学出版社

食殇

杨仿仿□著

SHI SHANG

——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殇——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杨仿仿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01-4349-1

I. 食… II. 杨… III. 食品卫生-研究-中国 IV.R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914 号

书 名:食殇——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
作 者:杨仿仿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王世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0.625 字数:150 千字
ISBN 978-7-5601-4349-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19.00 元

前 言

你能相信吗？在北京一家餐厅吃了一顿饭，险些要了我的命、毁了我全家！

没错，我说的就是 2006 年夏天在北京爆发的福寿螺事件，就是蜀国演义餐厅为自己谋利而违规使用福寿螺肉冒充海螺肉制作菜肴，由于福寿螺肉内含有大量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严重病变的广州管圆线虫，仅官方公布的受害者就有一百六十人。我在北京和广州多家医院辗转就医，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一度立下遗书……

我成了第一个向法院提起告诉的受害消费者。

在这场透出种种荒唐的维权官司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与我对簿公堂的居然是号称以协助消费者维权为己任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而出于对受害者们所受不公遭遇的义愤，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对此事的看法，却很快成了被告。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受害者，不但最终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最终还被判诽谤，其间还遭到人身恐吓。

但我依然坚持把官司进行到底，直到最终胜诉。

从莫名其妙发病、生死在线挣扎、起诉肇事商家到自己成为被告，这些戏剧性的过程让我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缩影。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经济腾飞的同时，道德严重缺失，为了经济利益，各种黑心产品充斥市场，利益团体相互勾结，生活中似乎到处都是陷阱。

实际上，我的经历，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自全球各国到中国访问的游客，都可能面临的。

就在此书即将付印之时，中国再次爆发震惊全世界的毒奶粉事件。影响之恶劣，伤害范围之广，其余波恐怕绝非短时间内能够消失。

为了私利不择手段，甚至明知有大害也做。为三鹿供应牛奶的奶农和中间商多年来不吃三鹿奶粉和其它奶制品，可见他们早就知道添加的东西有问题。但却一年年生产，这已经完全违反人性。可整个中国奶业都遵循着这样的潜规则，哪怕会伤害的是无辜的孩子。

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能够表达内心受到的震撼！

这一次风波，中国又失去了国家和人民的诚信！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中国之内。

有评论认为，此次蔓延全国并且波及海外的毒奶粉事件，是中国国内食品安全恶状的一次疮破脓出。果真如此，是否意味着国内某些陈规滥调的结束，可否换来否极泰来的进步？

温家宝总理迅速宣布：毒奶粉事件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也坚决处理缺德企业。

在此之前，被誉为亲民总理的温家宝曾经为支持中国奶业发展喊出“一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这句口号如今成了温家宝总理心头之痛。

但无论是福寿螺事件，还是毒奶粉事件，都绝非偶然的突发事件，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商家利益挂帅、道德缺失，以及媒体监督不力和法律制裁无力所形成的一种循环因果关系。

和两年前的福寿螺事件相比，中国对毒奶粉事件的处理力度显然大大加强，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还因此辞职下台。肇事商家也受到司法惩治；但中国产品的商誉所受之损害，恐怕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得到改善。怎样让民众重拾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无疑，中国正在崛起。

零八北京奥运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中国以主办国身分，经过至少四年的筹备，投资 420 亿美元，圆了中国人举办奥运盛典的梦想。中国体育健儿的出色成绩更赢得世界由衷的尊敬。鸟巢、水立方等现代气息浓郁的建筑物，在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完成了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

神州七号上的航天员翟志刚在太空上漫步——他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

中国在上述这些方面的成就，无疑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国的实力和自信。我们的成就让全球华人为中国骄傲。

这些成就已经让中国晋级为世界强国，随之而来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期待会越来越高，如何对本国居民、国外来中国居住和工作的人民、国外来观光的游客给予环境卫生的更好保障？

发生在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官方公布有 160 人受害，我不幸是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虽然维权遇到强大阻力，人身安全亦曾受到威胁，为追求正义，我依然坚持这场耗日废时的维权之战。

这段痛苦经验，我将它集结成书，期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能够重

视、加以改善,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更能成为现代文明强国,使中国人民的权益能得到更合理的保障。

马可波罗的游记曾让西方人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满怀憧憬和羡慕。在国门大开的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让全世界各国游客满怀期待地来中国游览中华锦绣河山,并带着美好的记忆欢欣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告诉他们的朋友“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多美好”。

我相信,这个有能力太空漫步的国家总有一天能够让全世界人民做到心悦诚服!

目 录

第一章 疯狂的怪病	1
一、我突然得了神经怪病	3
二、急诊室里有人死去	5
三、剧痛面前当个项雄真难	6
四、留院观察的日子	7
五、医院看病没熟人,难!	8
六、回广州住院	11
七、带状疱疹、艾滋病?	12
八、剧烈疼痛大发作	15
九、脱髓鞘病变? 脊髓炎?	17
十、冲击疗法	20
十一、我想起了令狐冲和桃谷六仙	20
十二、离开中医院	22
十三、贵人相助,红包开路	23
十四、脊髓穿刺	25
十五、珠江神内的日子	26
第二章 福寿螺事件	29
一、我匪夷所思地卷入了“福寿螺事件”	31
二、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32
三、恐怖的广州管围线虫病	34
四、家人全部中招	36
五、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广州官员线虫病爆发流行	40
六、肇事商家邀我北上协商	44
七、友谊医院和纪爱萍大夫	50
第三章 眩目的变脸	55
一、蜀国变脸	57

二、讼平？无讼乎？	60
三、被迫起诉	63
四、因病而生的大医网	70
五、从四环素牙想到的官司	72
六、告“官”，没门儿！	73
七、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求报偿”？	79
八、谁能告诉公众真相？	84
九、笔伐蜀国演义	90
十、中消协是干什么吃的？	95
第四章 艰辛维权路	99
一、第二次开庭	101
二、博客大战拉开帷幕	104
三、博客随笔一：悬赏	106
四、博客随笔二	112
五、博客随笔三	113
六、博客随笔四	117
七、我被对方阵营疑为“美蒋特务”	118
八、宽恕与严惩	122
九、总为浮云能蔽日	124
十、祸由笔墨生	127
十一、我被判诽谤成立	132
十二、胜诉了，我笑不出来	138
附录：一、中国食品安全恶性事件回顾	142
二、近期中国食品安全大事件	146
三、中国食品网毒食品清单	148
四、广州管围线虫简介	150
后记 沉痾何时愈？	153
感恩和希望	161

第一章

疯狂的怪病

一、我突然得了神经怪病

2006年7月初的北京，大中午的太阳总是热辣辣的，热烈的阳光让我有那么一种错觉，仿佛已经回到了自己侨居的南太平洋岛国。就要离开北京了，感觉眼前的所有景象都已经要开始变成回忆，心里很有些舍不得。

离京之前，因为无须上班，我们尽可能花时间与朋友聚会，除了去餐厅吃饭外，朋友们知道我父母的厨艺很诱人，我们便也常把朋友邀到家里来吃饭。我便自告奋勇去市场买菜。

就在2006年7月6日那天中午我买菜回家的路上，后脑勺突然一阵阵剧烈的抽痛感，这是几天前曾有过的感觉，那种疼痛让人很不舒服，很明显地感觉到像是整条神经在剧烈抽痛。

回到家后，头痛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大约三四秒钟就要抽痛一次，每次痛的时间短则两秒，长则十几秒钟，痛得让我不时倒抽着冷气。瞧着屋外的热烈阳光，我想起以前看到别人中暑的样子，心想，莫非我中暑了？说实在，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中过暑。

我吃了一颗家里药箱中的止痛药，整个下午都在不停地给自己灌水，但是头痛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

我居然会生病，这是我和家人都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向自诩健壮如牛的一个家伙，怎么会突然生病呢？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家人还没有开始紧张，总觉得我不太可能是有什么大病，估计也就是偶感风寒罢了。

当天傍晚，我痛得几近发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还在家里聚会的原北大阳光骨髓库同事杨凯和伟波一左一右架着我，搭了辆路边人力三轮车去了附近的劲松医院。

这是一家小区医院。在我前面已经有几位感冒发烧的病人在等候，说也怪，一看到医生，居然感觉头没那么痛了。我恢复了平日爱开玩笑的性格，潜意识让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病，只是中暑而已。我向医生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况，包括中午晒过太阳，并自我诊断或许就是中暑了？

那位有着一副职业木板面孔的年轻大夫也没多说什么，简单询问了我的症状后给开了“藿香祛暑片”，然后给我吊了瓶葡萄糖盐水。

就在离开医生诊室去吊盐水的时候，我的头又开始剧烈地抽痛了。

我万万没想到，后来北京医生一连串的误诊就这样开始了。

从劲松医院回来，因怕影响正在哺乳期的太太和刚满四个月的儿子二锅

头的睡眠，我就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一整夜迷迷糊糊地，却又非常清晰地承受着每三四秒钟就往根子里牵扯我头部神经一次的剧痛，直到天亮。

才一岁半的女儿窝窝头起床后，依例跑到我身边，粘着我撒娇。那本来是我最最幸福的时刻，可这天，头痛让我心烦意乱，我只是敷衍着她，连抱她一下的气力都没有。

持续性的强烈神经抽痛简直要把我逼疯了。家人也紧张起来，意识到我得了蹊跷的怪病，并到处打电话问了朋友，朋友建议我去专门给外籍人士看病的协和医院。

一大清早，家人搭出租车送我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挂号费是两百人民币，要比普通的挂号费高数十倍。在给国内民众看病的区域，人潮汹涌的景象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这里看病的人比较少，不用承受排长队的苦。环境也比较好，就连护士们穿的衣服和服务态度，似乎也要好些。

头一直剧烈地抽痛着。给我看病的医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大夫，非常和蔼，做了一番例行检查后。她马上判断我的疼痛是神经痛。只有神经才会传递痛感，这不说我也明白，她无法告诉我如此剧烈头痛的原因，看来她也搞不清楚，或许她觉得没必要去搞清楚，既然头痛，把痛给镇住不就行了嘛。

大夫给我开了药：维他命 B 一瓶，得理多一盒，弥可保一盒，还有一种好像是安眠药。并交代了服用方法。

她说我身体素质很好，应该不会有器质性的病变。

听她这么说，我感到放心。只希望我的头痛能够马上得到缓解。而且，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身体已经明显地感觉到非常疲乏。安眠药可以帮助我睡觉，有睡眠我就能够补充体力。

接过了药房里拿到的药，我忙不迭地打开说明书来看，“得理多”的说明书上写着：

适应症：1. 抗癫痫。2. 治疗三叉神经痛及舌咽神经痛。3. 治疗神经原性尿崩症。4. 预防或治疗躁狂抑郁症。5. 抗心律失常。

我的天，居然是治癫痫的药！

我再看“弥可保”的说明书，在“适应症”后写着：周围神经病。

持续的头痛如同一头侵入身体的猛兽，无情地撕扯我的右脑，该怎么形容那种疼痛呢？平常都不知道自己脑袋上的神经到底是怎么长的，这回可长见识了，疼痛原来可以是“一条条”的，就在右后脑上耳朵上面，我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整条神经的痛楚。

才出了医院的门，我觉得手脚发软走路发飘，赶紧让太太在医院门口的杂

货铺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我直接服用了一整颗“得理多”，在我来看，这样剧烈的疼痛已经到了我承受的极限，医嘱所说的半颗药估计起不了作用。我也马上服用了有营养神经作用的“弥可保”。我从来没吞过如此大量的药。

在吃了药一个小时之后，我的症状依然丝毫没有减轻。我想应该好好睡一觉，于是又服用了安眠药，奢望借助药物的神力让我暂时摆脱那痛彻心肺的剧烈抽痛。

我始终记得药盒子上的说明：治疗周围神经病、癫痫……

我看着太太，对她说：“看来我得神经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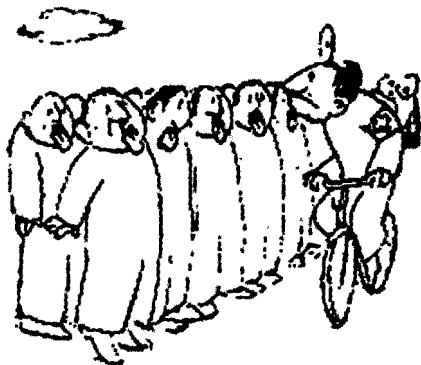
这场来得蹊跷、来得凶猛差点毁了我美好人生和我全家的神经怪病，就这样开始了。

二、急诊室里有人死去

从协和医院回来之后，我的头痛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当天下午，简直痛到“死去活来”的地步，我直想狠狠地一头朝墙上撞去……

两个孩子都在身边，不想让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爸爸大声呼痛的印象，但我再也无法保持镇定。看着我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家人着忙了，窝窝头才一岁半，二锅头刚满一百多天，平日家里爷爷奶奶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不做任何其它事情，一个人顶多也就照看得了一个小东西。小的又还在哺乳期，根本离不开妈妈。幸亏阳光骨髓库的同事杨凯、易梅和伟波过来帮忙，易梅帮忙照顾小的，父亲带着杨凯和伟波扛着我往离家较近的朝阳医院看急诊。

急诊室里好多人，此时我已经痛得无法抬头，整个身子软瘫着，冷汗直冒，我几乎没有力气表达什么了。杨凯给我弄来了一辆轮椅，让我坐在轮椅上等候。值班的医生都很年轻，机械而表情木然地处理着一个个病人，每一位病人的家属都很着急，但还是给我这看起来更严重的病号让了个先。



用这样夸张的漫画形容急诊医生的潦草或许失公道，但急诊病人不能得到更加细致的观察和诊断是不争的事实。

朝阳医院的留观室挤满人，跟地震灾区临时帐篷似的一个个用布帘子隔出来的小小空间里躺着病人，走道的椅子上挤满了坐着打吊瓶的病人。空气相当混浊，伟波特意在靠窗的地方给我挑了个位置，虽然厕所就在旁边，但至少靠着窗，还能看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树。

医生问了常规问题后，就安排给我做脑部 CT 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除了血常规的化验报告单上“嗜酸性细胞”这个指标超出正常值外，一切正常。

正是这个该死的“嗜酸性细胞”指标超常，明白透露出我的真正病因，可是年轻的医生却跟协和的专家级医生一样对我说：看不出什么问题！

既然脑子没事，我稍稍放心了。医生让我在留院观察室待下来，吊上了点滴。

离我最近的是一位躺在推床上打点滴的中年妇女，脸色蜡黄枯干，一直呻吟着叫痛，她的身边围着两三位家人，脸上满是无奈和痛苦神情，他们不时往医护人员的柜台焦急地张望，但是医护人员一直都没有过来“观察”她。

突然间她的呻吟变得急促，她要求上厕所，家人架着瘫软的她从我的身边经过，不一会当她被家人架着抬出来重新放在离我不到五米距离的推床上的时候，停止了呼吸，她的家人哭叫着医生……

急救开始……

医生宣布了她的死亡……

生命都是唯一的，2006年7月7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留观室里，就在我身旁，有一个家庭永远地失去了女主人，丈夫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孩子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三、剧痛面前，想当个英雄真难！

从朝阳医院急诊后回到家，我的头痛只得到稍微的缓解。

局限于自己对医学知识的肤浅了解，病中的我只能从看过的历史书里面找有头痛病的人物来安慰自己。

想得最多的当属魏武帝曹操了。我想象着曹操头痛发作时的痛苦情状，史书上说过“凡百治不效，抱病终生，至死不愈之头痛，古代谓之‘头风痼疾’。”

这种所谓的头风痼疾“或每日定时发作，或交节病作，或经前必犯，或由七情过激触发，发则头痛如破，睛胀头眩，呕吐涎沫，昏蒙思睡，饮食俱废。凡此种种，必是‘伏邪’作祟”。

莫非我也是得了这样的“头风痼疾”？曹操到死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脑子里

到底得了什么病，华佗说要做开颅手术，曹操不允，头痛也跟随他一辈子。

现代人分析起曹操的头风痼疾时，什么脑瘤、神经官能症等等，啥话都有，只是谁也无法确认这个“伏邪”中所伏的“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是否也是得了“头风”吧？不管怎么说，曹操头痛成那样，反正也活了六十多岁。即使医院无法给我“驱风止痛”，我要能带着这种疼痛活到六十多岁，窝窝头和二锅头都三十出头了。即便那时真要死，至少不用担心他们俩了。

历史上曹操因“头风”导致极度的焦虑和惊恐不安，他常常喝醉了酒，或从梦中惊醒之后，怀疑有人谋害他而拔剑杀人。我该不会也变成这样吧？

要不，我的头颅里有早期脑瘤？目前 CT 照不出来只是这个早期肿瘤的致密度还没有达到仪器能够分辨的地步？

如果我要做开颅手术，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手术后会瘫痪吗？会口角歪斜、手脚乱颤吗？

唉，真是当什么人都好，就是不能当病人！

又想到关老爷居然能够在“刮骨疗毒”时看《左传》，还有那个眼睛中箭后将之连眼球拔出来，大叫“父精母血”后送入嘴里大啖的夏侯惇。

我实在做不到啊！剧痛面前，想当个英雄真难！

四、留院观察的日子

在经历“中暑”、“神经根炎？”以及朝阳医院的急诊之后，我仍然无法知道自己的急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剧烈的头痛持续猛烈地攻击我。

7月8日我再次被送到了朝阳医院，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北京医院的床位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杨凯在帮我要求留院观察的床位时动用了“病人是台胞”这样的理由。

我被安排进了留院观察室，就在我前一天打点滴的这个大厅，就在这个我曾经目睹病人在我眼前死去的地方。

留院观察室是正式入院的“学前班”，此后再根据医生对病人观察的结果再决定病人是否住院治疗。

布帘子隔起来的空间勉强容纳下一张窄窄的床，一个小床头柜，还有一张椅子，在这个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小空间，我开始了我的“留观岁月”。左边隔着布帘子那头的“邻居”是一位老大娘，右边的邻居也是一位大娘，总有一群群的晚辈轮流来看望她们。前面布帘子外排着两排椅子，门诊病号就在那里打点滴。我的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封着，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排气扇，而左邻右舍

的床位都没有这样的排气扇。跟人家比，我可算是比较幸运了，至少我的床头还有一个排气扇。

我吊上点滴，躺在床上，闭目感受着冲击波一般的剧痛如潮水一样不止歇地光临我的头颅，我尽量想要用调息的方法让自己做到心境平和，想让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运行得顺畅些，来调节自己的意志去对抗，奢望能够“抚平”这种剧痛的狂潮。只是我的功力并没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们那样神奇，咋弄都无法把身上的疼痛从手指尖逼出去。

更糟的是床上的枕头竟是个稀哩沙拉的“米糠袋”，不断渗出一一种难闻的怪气味直钻我鼻孔，令人非常不舒服，简直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折磨！

周围永远都有人来往，那些坐在椅子上打点滴的病友和家属更是和我面面相觑，只好把布帘子拉上，狭小的空间又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真是苦了我的好兄弟杨凯，他连续几天几夜地陪着我，晚上要么靠在椅子上打个盹，要么到帘子外的长凳上躺一会，还要时刻注意我的反应。

7月9日的下午，在我的血管里注入了3000CC的药物混合葡萄糖盐水之后，头痛终于停止了，我让杨凯陪着，两腿打着颤，来到楼下呼吸新鲜空气，我太需要新鲜的空气了，“留观”的环境真不是人呆的！

搭着杨凯的肩膀，穿过坐着、躺着的急诊病号们，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就好像刚解除紧箍咒的孙猴子，脑袋里清清爽爽是如此舒服！我边走边轻轻摇晃自己的脑袋，享受着这种舒适。没料才走到楼下大门，头又开始痛了，痛的频率和之前的一模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唐僧怎么就不放过我呢！

我不死心，坚持搭着杨凯的肩膀在朝阳医院门口走了一圈，但头痛没有跟我妥协的意思。我只好回到楼上属于我的那个小空间，继续“留观”。

在朝阳医院那样的“留观”环境里，我足足呆了三天，医生每天跟我打一个照面，连话都说不上一句，看起来留院观察的执行者不是医护人员，而更像是病人的陪护亲友。

好想家人，好想好想两个幼小的孩子。

五、医院看病没熟人？难！

7月10日早上，已经是我留观的第三天了，头痛依然没有改善，我要求正式住院治疗。来到我床前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大夫，她满口答应说：“那好，你们去交住院押金吧，一万块。”

北京朋友告诉我们，通常住院只需交三千块押金，怎么我就要多交这么

多？那位女大夫很严肃地跟我说：“三千块很快用完的，你还是交一万吧。”

都还没确诊，怎么就知道我要花很多钱？或许人家凭经验，早就看到我有什么重大隐疾了呢？

她又说：“床位很有限，你要赶紧把钱拿过来，否则这床位就要给别人了。”

事到如今，我马上让杨凯打电话请我家人送钱过来。为了赶时间，父亲冒着烈日到银行排队提钱，又急急忙忙送过来，生怕错过了这一张难得的床位，生怕我再多承受一些痛苦。

这是三十多年来，父亲第一次看到我病得如此难受，他从心里不相信儿子真的病了，即使他知道我确确实实是病倒了，但他看我的眼神依然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对眼前这家医院丝毫没有信任感。

让老人家担心，心里比什么都难受，爸爸快七十岁了，从我小学开始，他就让我在寒暑假跑遍全国，十四岁之后又带着全家满世界跑，他让我有机会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如今到了该让我报答老人家的时候，找却不争气地病了。看着老人家为我的病担惊受怕，还要看医生的脸色，我有一种想要大哭的感觉。我只想离开这个空气污浊的留观室，到正式病房里去接受正式诊治，让自己赶快好起来。

回想前几天在这朝阳医院留观时，每天静脉里注射进去的药物，都只是医生根据我去急诊时说的“剧烈头痛”给开出来的，除此而外，他们没有闲空再来关心一下我，或者询问一下我的病情。

办妥了住院手续后，爸爸陪我来到了“高压氧科病房”。我所在的病房里共有六张床，我扫视了一下另外五位病友，其中三位看似老年痴呆或者是脑中风的症状，另外有两位已经是植物人。隔壁床就是植物人，很帅的一个年轻人，不会说话，全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睁得圆圆的，直楞楞地看着天花板，他的右脑上塌陷了一大块，还有好几条纵横交错的刀疤，再隔壁那床的病友也基本上一个样，都是躺在那里动都不会动的。

我感觉到极大的恐惧，如果病友的现状就是我的未来，我宁愿选择有尊严地死去，也不要这么躺在那里，这绝对不是我要的人生！

主管我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我越来越惶恐不安，住院前那位中年女医生的神情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感觉自己如同待宰的羔羊。

父亲对这家医院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他只是因为照顾我的情绪，才同意让我入院再说，其实他压根儿不相信这种根本没有诊断的“诊断”，更担心医生会否拿我当试验品，动不动就开刀、开大刀？他说：“咱们换医院好吗？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对劲。”